



# 雨中即景

刘洪

午后下了一场毛毛雨，下午三时许，雨停了。

我来到大学球场玩篮球。不一会儿天又阴沉了，大风呼呼地刮着。球场边有两个清扫落叶的妇女，她们说：“看样子要下大雨。”“对呀，赶快拾掇完了回家。”话刚说完，大雨就来了。远远近近到处是慌忙奔跑的人，噼啪的雨声，啪啪的脚步声，哇哇的喊叫声。

我跑进大学医院里避雨。

在这里避雨的人有很多，有男女学生，还有一位去西山打泉水的老汉，他念叨着：“这雨，该下不下，不该下天下，庄稼涝了。”一个姑娘喊着：“讨厌的雨呀，看把我淋得……”一个姑娘跺着脚喊：“还不停呀，赶快停吧，我要迟到了呀。”还有个姑娘，一袭白裙，亭亭玉立，举着手机，静静地拍摄着雨景。雨中的台阶、树木、街道、楼房，用眼看去，平淡至极，但是进入她的手机屏幕后，鲜亮水灵。

雨水腾起了白蒙蒙的雨雾。台阶下的马路开始积水了，一只大蛤蟆率领着两只小蛤蟆，正在不慌不忙地涉水过路。

门外传来了一阵泼辣的笑声，那两个清扫落叶的妇女跑过了门前，她们手举塑料撮子罩着头部，几个大步就跑下了台阶。

一些姑娘开始打手机，叫人来给她们送伞。另有几个男生，坐在西墙边那张咖啡色的沙发上，摆弄手机。还有两个恋人躲在西南面的墙角里，头挨着头，共看一部手机。

潮湿的空气里，弥漫着各种化妆品的气味。

打泉水的老汉对我说：“这雨看来一时半会儿停不下啦，走吧，权当洗了个海水澡。”他一头拱进雨中，倒扣水桶充当雨伞，跑下台阶……

“你怎么还没到啊？你走到哪儿啦？我要去图书室还书呀我的哥哥！”身后一个催伞的姑娘对着手机大喊着。

通往二楼的楼梯上，这时咚咚地走下一个中年男子，怀里抱着一个六岁左右的小男孩。那男子，黑瘦；那男孩，更瘦，小脸细胳膊的，苍白干黄，明显是个病孩儿。两人来到大厅门口，看着外面的豪雨，男孩说：“爸爸，等雨停了咱再走吧，那儿有个沙发，你去坐会儿吧。”他用鸡爪似的小手，指着墙边那张咖啡色的沙发。一个男生可能被孩子感动了，转头朝着坐沙发的那些男生喊：“哎，同学，自觉点，给人家病人腾个地方。”男孩父亲却说：“谢谢，我们不坐，这就走。”他的嗓音是沙哑的，眼角闪着泪痕。一个姑娘对他说：“这么大的雨，怎么走啊？”男孩父亲默默地放下孩子，颤抖着手指，拉开手里那只皮包的拉链，抽出了一条淡黄色的薄被子，将孩子从头到脚严严地包了起来，重新抱起，奔进雨中，跑下台阶，站定后，伸长了脖子，往北看，往南看，又很费劲地从裤兜里掏出手机，按上面的号码——他要联系谁呢？一个女生说：“他们会被雨淋坏的呀。”一个男生跑了出去，跑下台阶，从男子手中接过了孩子，好让他顺利地打手机——好感人！拍摄雨景的那个姑娘，将手

机镜头对准了台阶下的三个人。四周很静，雨声仿佛退得遥远，而被雨声激活的草香和土香却缭绕近前。终于，从北面的花坛旁，缓缓驶来一辆轿车。男子接过男孩拱进车里。助人的男生全身湿淋淋地跑回大厅夸张地跳着喊着：“哈，好凉啊，好凉爽啊。”女生们争着给他递纸巾，都很敬仰他的样子。男生边用纸巾擦脸边披露了一个坏消息：那个小男孩，刚刚在楼上查出了白血病，急着要赶到大医院去复查确诊。所有的人都惊呆了……

雷声似乎更响了，那焦脆的声势，就像是千万块钢锭自天而降砸塌了多栋玻璃房子。

雷声中，一位40来岁的妇女跑上台阶，一手打着一把花伞，另一只手提着一把蓝伞，爬上最后一阶，手撑膝盖喘着粗气、张望着。门口一位男生朝她招着手：“这儿，快点！”妇女来到门口，男生说：“怎么才来！”接过那把蓝伞，妇女替他解开伞扣，他打伞窜下台阶往南跑去。妇女朝他的背影喊：“天凉了，记着多穿点啊！”没听见回答，又喊：“周末回家吗？”也没听见回答。

又来了个送伞的男生，是从后院跑进来的，一手打着一把折叠花伞，另一只手提着一把蓝色的带尖头的长伞。拍摄雨景的那个姑娘，笑吟吟地走上去，接过花伞，但是她身后，跟来了两个笑嘻嘻的姑娘。男生说：“僧多粥少啊，我只捎来一把伞。”一位苗条的姑娘朝他肩头捣了一拳：“你才是僧呢！笨蛋，她俩打一把，咱俩打一把，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”男生故作惊喜：“真的吗？求之不得啊，走吧。”谁知，刚走出大厅门口，姑娘说了句：“美得你！”一把夺走男生手里的长伞，自己撑着，笑着跑下台阶。淋在雨中的男生手摸着淋湿的头发大喊：“哪能这样啊？害人吗？”拍摄雨景的姑娘闻声回视，停下，让同伴跑进苗条姑娘的伞下，自己打伞跑回来，男生跑下台阶拱进伞下，两人共伞南去。

来送伞的人，渐渐多了。每个送伞人，虽然打着伞，但是下半身都被雨淋得湿透。一位父亲穿着雨衣来送伞，他女儿刚要接那把伞，他却说：“别。”他脱下雨衣，给女儿穿上，又替她扣上帽子，还帮她系好了脖子上的雨衣扣子，女儿平静地承受着这一系列的父爱。男子动作是细微的、娴熟的，人长得却是粗手粗脚的。女儿走后，父亲打着伞，走下台阶，忽然迎面卷来一阵不小的旋风，那伞剧烈地晃动，呼啦一声，伞面朝上翻转了。他慌了，拼命控制它，捕捉它，倾斜着身子，踉跄的脚步，好像随时会被雨伞拖向空中。

得到了雨伞的男生，多数是和另外一个没有雨伞的男生结伴而去，即使对方是个陌生的男生。下午4点半，雨小些了。一个姑娘对同伴说：“走吧，再等又会大的。”四五个姑娘跑了出去。一些男生一看，也跟着跑了出去，哇哇喊叫着跑远。

也许在他们看来，淋点雨其实真的算不上什么大事，将来到了社会上，会有太多的无伞的天空和太多的浇疼心灵的暴雨，现在就提前尝尝被淋湿的滋味，算是别有趣味的“实习”了。

## 流年记

# 晒出来的美味

李启胜

每当霜降节气一过，娘就开启了专属她的漫长私房菜的加工旅程。

娘先是盯上那片墙头上疯长的眉豆，这晚秋的眉豆好像懂得知恩图报，憋着劲儿想对它好的主人奉献它多子多孙的果实。无论是在绿油油的叶片底下，还是在眉豆叶子的外面，一嘟噜一嘟噜的眉豆，都以一种大胆显摆的心态迎接它的主人。娘不叫它眉豆，娘说眉豆是学名，就跟人上学起的大名一样，娘喜欢叫它的“月扁豆”的小名，娘还会拿着形状酷似月牙般的眉豆指给我看，多像晚上天上的弯月娘娘。她用拇指和食指捏着眉豆尖儿，在手里揉搓着旋转，眉豆成了一道影儿。让娘这么形象地一比喻，我觉得眉豆叫月扁豆才更形象。

娘一只手挎着柳条篮子，一只手灵巧地摘着月扁豆，用不多大一会儿，就摘了满满的一大柳条篮眉豆。眉豆是庄户人家的菜，知道庄户人家里人口多，只要种上它，不缺水不缺肥就吃不完。娘挎着篮子里摘好的眉豆，到村子边那条西河的花溪水里，把整个篮子放在清澈透明的溪水里冲洗干净后，又拎着还往外滴答水的柳条篮子，健步如飞回到家，把大锅舀上水，放上篦子，把眉豆倒上，摊得均匀，盖上锅盖，烧火蒸上一会儿。直到锅盖四周的缝隙里，突突地往外冒热气，娘才收住灶膛里的火。让眉豆在锅里蒸熟那么一会儿后，掀开锅盖，冒着热气，娘用早准备好的两块抹布，端着箅子上的眉豆，嘴里发出噗噗噗地吹热气响声，放在院子里那盘老石磨上晾晒几日。等眉豆变成眉豆干后，娘就收集起来，好在冬天食用。

娘不但晒眉豆干，还会晒萝卜缨子，当菜地的萝卜拔出来的时候，娘便把萝卜上绿茸茸的萝卜缨收集起来，她还是和蒸眉豆那样，把萝卜缨子放在锅里箅子上，均匀地在上面撒一层咸盐，蒸一蒸后拿到院子里晾晒。不过加工萝卜缨比眉豆又多了一道工序，娘会把蒸好的萝卜缨子用线一小把一小把的捆起来，蒸过的萝卜缨子，有点儿发蔫儿，软塌塌的。颜色也不再翠绿而是变得发暗。娘把它从中间分开，搭在院里晾衣服的铁丝上，挂得整整齐齐的进行晾晒，远

远地看去，就跟把女人长发收集起来齐刷刷地挂了一片。秋天雨少，天气干燥凉爽，又没了苍蝇的骚扰，萝卜缨子一般有个两三天，就让秋阳和秋风把水分蒸发。当萝卜缨晒得半干不干的时候，她会把萝卜缨挂在通风的耳房里，那样萝卜缨也不会长毛霉烂。

我最喜欢娘晒的“干巴油”，这是我们老家的土话叫法，其实它的学名就是地瓜糖。老家是山区，干旱缺水，往往靠天吃饭，但就因为缺水，地里的地瓜却又面又甜，是做干巴油的上等好料。一到秋天的时候，手巧的娘把刨出的地瓜上的泥巴洗干净后，把菜刀磨得锋快，挑出那些品相好看的地瓜，切成厚薄一样，一片一片地放在锅里蒸熟，然后从锅里拿出来，放在竹帘上，摆放好进行晾晒，等干巴油变得软硬合适，吃在嘴里又甜又软，简直就是老人和小孩儿不可多得的馋嘴美食。

做干巴油比较麻烦，尤其是晾晒过程要控制好软硬程度。后来娘发现，把蒸好的地瓜片，放在西河里那些大石头上晾晒，是又快又干净。因为石头吸光散热，放在上面干巴油很快就晒好了。

一般大清早，娘就忙活起来，把蒸好的地瓜片拿到西河里那些石头上。她把干巴油一片片地摆在石头上，光这活儿得忙活半天，然后娘回家忙活其他的活儿，娘让我留在这里照看她的这些宝贝。娘不怕人偷，是怕那些馋嘴的麻雀来叨了祸害了干巴油。

照看干巴油的我，无聊地躺在一块石头上，配合着秋风，给人一种很舒适的凉爽感觉。我躺在被阳光晒得热乎乎的石头上很惬意。

那些每年秋天娘晒好的眉豆、萝卜缨子还有干巴油，都是娘对外联络感情的主要土特产美食礼物。她会在每年的春节前打包好了，去镇上邮局寄给那些在城市里的亲戚，当然也会换来亲戚们好多回赠的礼物，有穿的也有吃的。

而只有年夜饭里的眉豆干炖肉，还有干萝卜缨配五花肉蒸出来的美味，才是我们家里人又喜欢又不可多得的美食。大年初一拜年，招待那些来家串门的乡里乡亲的地瓜糖，更是记忆里一道舌尖上的乡土美味。